

羣書類編故事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五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文學類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墮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十三

識龍鮓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

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遺

### 誤解蹲鴟

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饋蹲鴟顏氏家訓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復註釋解蹲鴟云今之羊中即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 愛掉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閣門曰大尉遣臣不須如此進性強狠堅欲致詞進笏前跪移時竟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大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玉壺清話

不識字義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藏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鶻冠云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胃懷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鶻冠子也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就學魯肅過蒙言議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楊雄著書

楊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

尤聞楊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  
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  
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雄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  
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  
籍俱存本傳楊子雲作法言蜀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  
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論  
衡

### 子建八斗

曹子建魏曹丕弟封陳王博學多才謝靈運美之曰天下文章  
共一石子建自有八斗我只得二斗自比其不及子建也魏志

### 著論衡

王充好論說始詭異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

璧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祕玩以為談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王克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偕嘗詣之或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偕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抱樸子

### 興嗣千文

周興嗣梁人武帝欲教諸王書令剪鍾王所書字一字一片紙召興嗣韻之一夜編上鬚髮皆白尚書故事

### 携餅借書

起峻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龔深甫易解新出世未多見峻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為難而命之飯峻辭曰所為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

之一室中峻闔戶晝夜寫錄飢則啖所携之餅數日而畢歸書  
主人長揖而還却掃編

### 寫書皆精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雖不多而  
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  
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鏤六經板印行石林燕語

### 王勃序閣

勃唐人都督閩公鎮豫章九月九日燕滕王閣閩公宿命其婿  
作序以誇客出紙筆遍請客客莫敢當時勃年十三欲往南海  
省父亦預席獨不辭公怪之遣吏伺其文立成又私燕勃謝以  
五百練而去序注

### 江淹才盡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人自稱張孟曰前以壹



足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又曾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宿冶亭夢一丈夫自稱  
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  
還之爾後為詩絕無羨句人謂之才盡

### 君房代詞

張君房宋人時當直詞臣學多不優以君房代之真宗命撰日  
本國祥光記張醉飲樊樓當直者大窘錢楊二公戲作閑忙令  
大年曰世上何人號最忙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  
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

湘山野錄

### 依樣葫蘆

陶穀文翰為一時冠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  
穀下穀不平乃俾其黨因事薦穀以為穀久在詞禁宣力實多

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決意不用

東軒筆錄

###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徽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萬歲其人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今上而誰高宗幸浙書杭字石曰兀术且至矣既歸蜀有士人文覺戲以乃字為問謂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補承信郎復因范覺民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拆字石詰之曰爾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選不能出頭聞者大笑周益公玉堂雜記

杜子美詩

杜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有餘  
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貞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甫又善陳時事律法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韓愈於文  
僅許可至歌詩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本贊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  
憐其忠云本傳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款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  
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探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  
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卒如此賀能探尋前事今古來未嘗經  
道者

賈島推敲

唐賈島於京師騎驢得句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作推字練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備道所得愈曰敲字佳與並轡而歸為布衣交又每以歲除取一年所作詩祭以酒脯曰勞吾一歲精神祭而焚之

嘉話并金門歲節

李白聖於詩

李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兩春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

折節讀書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狂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

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  
無不該覽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  
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兎恐有取毫作筆之害及之故哭  
淮南子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五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designed for recording financial data.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lines, and the entire page is enclosed within a double-line border.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on the page.

--	--	--	--	--	--	--	--	--	--	--	--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mark.

Handwritten mark or symbol on the right margin.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六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性行類

飲盜馬者酒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往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謂是  
吾馬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  
以次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食馬得  
酒者遂為之潰圍公得解說苑

鼠齧馬鞍

北魏哀王冲為鼠齧馬鞍俗云鼠齧不吉吏懼以為必死冲憐  
之故以刀穿已衣如鼠齒狀繆言鼠齧齧者不吉太祖曰妄意  
耳何害也俄而吏以齧鞍聞太祖曰兒衣尚然况鞍乎遂不之

問北史

不疑償金

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意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而先告歸者未歸金亡金郎大慚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盜嫂何也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以此稱為長者史記

羨污朝衣

劉寬華陰人漢靈帝時遷太中大夫居官多恕夫人欲試之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畢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神色不變徐曰羹爛汝手乎又嘗出行有失牛者就寬車認牛去寬無所言有頃認牛者得牛還謝罪寬曰物有相似幸勞見歸其性度如此本傳

師德包容



婁師德鄭州人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薦之而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武后見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能窺其際

本傳

### 富弼忍詬

弼少時有人詬之者聞若不聞人或告之弼曰恐詬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遂致相位不亦宜乎

### 偷兒求首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

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避齋閑覽

### 刺客取金帶

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余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塵史

### 酌一盃水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

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及詔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執受飲之後為原州司馬在道夜行者逸入田中暴人禾執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 公權度量

唐柳公權善書當時公卿碑誌必求其親書貺遺萬計嘗貯金銀盃盃一筭令奴掌之滕識如故及啓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曰盃盃羽化矣不復詰問時人服其雅量本傳

### 夷簡碎器

宋呂夷簡四子皆聰慧語夫人曰四兒皆腰金未知誰作相一日試之使小鬟擊玉器貯茶詐跌碎之三子皆驚躍失色唯公著凝重不動公謂夫人曰此子是也元祐中果拜相談圃

### 為相寧灌園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  
箒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  
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之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高士傳

張相善啗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  
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  
曰賤子貧困欲就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  
何不可也顧吾輩麤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  
非齷齪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  
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狔肩以指分  
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然皆咨歎曰真宰相

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  
不得已而爲盜耳願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  
負而返

### 石敢當

五代漢高祖劉知遠爲晉高祖押衙潞王從珂反唐愍帝出奔  
晉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  
侍晉祖虞變晉祖與愍帝議事帝左右欲兵之知遠擁晉祖入  
室石敢格鬪死知遠以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 二桃殺三士

齊景公蓄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乳虎  
聞晏子趨三子者不起晏子見公請去之公乃使人餽之二桃  
令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接曰接一搏特狷再搏乳虎若接之功  
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却三軍

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君  
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  
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馬尾右挈鼃頭雀躍而  
上人皆曰河伯也冶子視之則大鼃之首也若冶之功可以食  
桃而毋與人同矣二子恥功不逮而自殺古冶子亦自殺晏子  
春秋

淳于代烹

淳于恭北海人平居清靜不慕榮名家有果樹人或侵盜輒助  
為收採又見盜禾者恐其羞愧伏草莽中待盜去乃起王莽末  
兄崇將為盜所烹請代得免

周顛取印

周顛晉元帝時為尚書左僕射王敦反王導以從弟率宗族詣  
朝臺待罪顛入導呼之曰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

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醉出導又呼之顛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導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後敦據石頭城收顛等殺之導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通鑑

### 畫蛇添足

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與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 晏子使楚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  
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賢者使賢  
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爾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  
何為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  
橘生江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  
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笑曰寡人  
反取病焉晏子春秋

招飯相謹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  
於任曰來日請餐晶飯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  
飯一盂蘆菔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晶飯郭曰白飯  
白蘆菔白鹽豈非晶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簡於  
郭曰來日請食糲飯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



之任荅曰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服也毛醜也毛只此便是羸飯郭大噉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魏王語錄

### 因文進讒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平為令衆莫不知每有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平嫉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不正之見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愁也騷憂也

### 後宮祝詛

成帝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俄而大幸為婕妤趙飛燕諧告許皇后班婕妤好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  
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

蜜餉誣毒

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左右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糞召問藏  
吏吏叩頭亮問曰左右從汝求蜜耶吏曰向有求實不敢與求  
者不伏侍中刁立張劭啓云二人詞語不同請付獄推究亮曰  
此易知令破鼠糞燥求者首服亮又使人以銀椀并蓋就藏取  
交州所獻甘蔗餉使者先恨藏吏以鼠糞投餉中啓言藏吏不  
謹亮呼吏持餉器入亮曰器且蓋之無緣有此將所使有恨於  
汝乎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  
也覆問所使理窮首伏即加髡鞭斥付外署

群書類編故事卷十六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七

四明王崇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人事類

大名難居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為書辭王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乘舟浮海終不反勾踐表會稽山為蠡奉邑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父子治產居無何致產數千金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與親知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

陶自號陶朱公

造物忌名

陳搏隱華山幼時戲涓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乳之曰今汝更無嗜欲聰悟過人先生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名動天闕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有物敗之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間遂喪清節

玉壺清話

法真逃名

法真扶風人好學博通東漢時爲關西大儒同郡田翁薦之不就深自隱慝友人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本傳

韓康遯名

康字伯休霸陵人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小女子賣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曰我欲

避名今小女子亦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避入山中漢明帝聘之不起本傳

松菊主人

韋表微唐憲宗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眉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而已本傳

醉人推罵

蘇軾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東坡回李端叔書

虛左自迎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坐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

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父立語微察公子顏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欲就公子之名故父立公子市中人皆以嬴爲小人以公子爲長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史記

### 微行被辱

漢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漿飲翁曰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媼出安過客媼歸謂其翁曰吾觀此文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

此羣盜何憂不克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上曰去必致禍不如自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歸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嫗因還內時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諸少年皆醉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十斤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戒布復微行漢武故事

### 老子贈言

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家語

乃若婦人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之謂乎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也今乃知其如婦人耳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哉而常羣聚乎孔叢

投筆而歎

班超扶風人初與母隨兄同至洛陽家貧傭書以自養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笑之有相者曰生燕頤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漢文帝時擊匈奴有功封定遠侯本傳

相別一世

張詠號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



邱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聞吏走白公曰  
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  
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矣來報  
子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西清詩話

### 引發不前

張元伯病且卒其友范巨卿忽夢元伯呼曰吾以某日死以某  
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耶式夢覺悲歎泣下馳赴之未及到  
而喪已引發將至壙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乎  
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  
也巨卿至叩喪曰死生異路因執紼引柩乃前既葬式止冢次  
為脩墳樹乃去

本傳

### 嫚書之辱

漢匈奴冒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備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

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  
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樂弊邑  
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  
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污弊邑無罪宜在見赦

詣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  
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跣中手持三尺  
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  
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直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  
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衆人爲之祖道乃  
更相戒曰衡悖害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  
衆人莫肯與衡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塚卧者爲屍屍塚  
之間能不悲乎

褊躁傲誕

杜甫襄城人唐元宗時擢右衛率府參軍安祿山反避地至鳳翔上謁肅宗拜右拾遺奏房琯罪細不宜免官貶華州司戶參軍闕內亂棄官之蜀會節度使嚴武表爲參謀檢校兵部員外郎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目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外若不爲忤中實銜之一日武欲出殺甫冠鈞于簾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本傳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知入玉堂

東軒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抒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

却掃編

###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

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  
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 管鮑相交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交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  
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甯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  
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韓詩外傳

### 陳雷讓舉

雷義與陳重相友善有司舉義茂才義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  
遂佯狂被髮走不聽命鄰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

雷史記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爲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爲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爲上客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一摩言類編故事十七  
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  
吾得升斗之水而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  
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  
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  
有或親爲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  
子良曰吾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闕籬墻落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  
在何處子良無以難齊紀

###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  
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  
而絲竹之藝云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久之大僕與貴  
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燠金崇以蠟代薪愷作  
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蔽之崇塗屋以椒愷  
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  
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右  
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怏然自失

###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

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以爲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劔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家貧甚傭書以自資常至濟源富民桐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東軒筆錄

### 顏蠟巧於居貧

顏蠟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蠟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蠟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蠟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蠟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爲然蠟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蠟之巧也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北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淮南子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毋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朱家脫急

季布楚人爲項籍將數窘漢王及羽滅高祖購求布匿朱家爲奴家心知是布誠其子同食家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窘上怨之家曰臣各爲其主布爲項籍其職也項氏臣可得盡殺邪以布之賢而求之急

不走北即越耳忌壯士之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笞平王也  
滕公言之拜為郎中 史記

###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危也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因赦乃免

### 華歆拯難

歆漢人避董卓亂夜行逃難遇一丈夫與俱其人忽墮井中深不可上眾欲棄之歆曰有難不救是為不義遂相率出之亦不

問其姓名而去 漢史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蓴羹美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  
便宜從事會邦人大難有告禁卒欲倚難為亂者密使麾兵被  
甲衣袍伏無下幕中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  
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  
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賓從股慄歸曰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  
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子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  
之治命予是以報

左傳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甲士也倒戟以禦公走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北郭更難

齊北郭子騷踵赴晏子乞假養母晏子以倉粟府金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造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士也今去之齊國必見侵矣請絕脛以白晏子因自殺公聞之大駭自追晏子之國晏子太息曰不肖罪過而士以身明之哀哉說苑

被彰卿德

王忱廣漢人東漢時嘗詣京師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謂忱曰



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即命絕忱以金一斤營葬餘置棺下無人知者後數年忱為亭長忽有馬馳入亭中大風復飄一繡被墮忱前言之於縣縣以與忱後乘馬至洛縣馬奔入他舍主人見之問所由得忱具說前故主人悵然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及埋金事主人大驚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到京師不知所在大恩未報天以此章卿德耳

本傳

###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

搜神記後漢楊寶九

歲見一黃雀為鷓臬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

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

續齊諧語

孔愉放龜

愉山陰人晉元帝時以討華軼功封侯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中流左顧者數四後愉封侯鑄印而龜鈕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其爲龜之報遂佩焉

放魚改業

熊慎豫章人父祖以取魚爲業嘗載魚宿江澚慎聞船內千百人念佛經聲驚而察之乃魚也悉放之改業鬻薪於石頭窮苦至甚露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就視之得金數斤因致富子孫數世不乏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

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鋪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人戰國策

### 絕纓報恩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懼君臣百官皆絕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愿肝腦塗地頸血前敵久矣遂平晉

###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蓐食信往不爲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

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報剛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曰

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爲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還寶帶獲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鬧中女奴力倦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爲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芝田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八

四明王縉編集  
泰和梁輶校正

人事類

生空桑中

伊尹生乎空桑注云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  
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  
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孕兒于空桑  
之中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

紱麟

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  
沐徵在先是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又有麟吐玉書於闕  
里人家云水精之子口衰周而素王故二龍遶室五星降庭徵

在以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拾遺記

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同庚俱貴

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迂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

即寶臣也

公曰仲儀今擁千兵擢帥汝猶為筦庫也仲儀既



去申公徐曰汝無羨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寶臣擢  
樞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爲滑帥聞見錄

縣令生日

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瀆一日榜縣門示  
某月某日知縣生日告示諸色人不得饋送有曹吏曰宰君明  
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  
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  
持練以獻焉時王嵩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  
尋魚

爲同甲會

文潞公在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  
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皆七十八嘗爲同甲之會各賦詩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是同生甲午年占得梁園爲賦

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疊疊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  
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筆談

### 楚邱何老

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春秋  
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  
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  
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新序

### 顏駟不遇

顏駟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髮上問曰  
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上擢拜會稽都尉

吞氣九千歲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潛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一伐毛矣

洛陽耆英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真繪像堂中共十三人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蕪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

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温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壁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聞見錄

### 死鬼爲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矢主射胃腹故

心痛徒掘骸骨冢中並愈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

石林燕語

問病嘗糞

唐郭宏霸爲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宏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元章心恙

米芾詆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  
王畧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  
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舡舡欲墜攸遽與之  
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  
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  
石林燕語

### 墓土止瘡

五代朱瑾在唐為兗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揚行密大破  
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  
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瘡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  
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墳

### 崔符之盜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

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猛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音苻音齧之澤澤名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以是和昭二十

### 單車降賊

張綱傳廣陵賊張嬰寇亂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大將軍梁冀怒綱曾奏已以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單車之職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皆拜泣曰荒裔愚人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乃降綱在郡卒年三十六綱病吏人咸為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

制服行喪

黃巢之亂

黃巢募衆數千以應王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入蘄黃北掠齊魯入鄆陷沂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寇浙東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僦路圍福州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陷桂管進寇廣州破潭州攻鄂州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弩射殺賊將賊駭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陷睦婺二州濟采石侵揚州悉衆渡淮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陷東都張承範以彊弩三千防關巢攻關齊克讓戰關外俄而巢至師大呼川谷皆震巢乘黃金輿衛者繡袍華幘騎士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自奉明門升太極殿僭即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緋爲之取廣明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



當代唐明年李克用破巢於渭南四年二月克用追巢敗之擒巢愛子巢計覺謂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獻行在

### 盜能却兵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盡用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伎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子發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 梁上君子

陳寔在鄉閭平心宰物爲太邱長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命子孫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習與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盜驚自投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已

反善然當由貧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竊盜

盜沒為官戶

隋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建中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場帝朝與賊戰死

作綠野堂

裴度徙東都留守加中書令時閣豎擅威天子擁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宅東都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煥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懽不問人事帝知度年雖及而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

東都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老成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邱禱別詔方春慎疾為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入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

### 遺布激盜

烈太原人鄉里以義行稱有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遺布一端或問烈曰盜懼吾聞過有耻惡之心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還尋得劍怪問其姓名乃先盜牛人也

本傳

### 三樂自足

榮啓期行乎邨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

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家語

毀車殺馬

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道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朽腐以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故坡詩云殺馬毀車從此逝于來何處間行藏事見後漢周稚傳

御詩送行

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冥然無知疾捐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洲一曲詔令供張東門百寮祖餞御製送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英悵別深 唐詩紀事

堯遜許由

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有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耻令牛飲其下流也

逸士傳

四皓待定

四皓以秦政暴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盖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

高士傳

龐公遺安

公襄陽人居峴山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不能屈因釋耕

於隴上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必無所遺也遂携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披裘拾薪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哉

子陵垂釣

後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太學及帝即位光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備禮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舊使人奉書願因日暮自屈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居房

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子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注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箕踞讀書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至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求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光武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竟不可屈邪乃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從容問光朕何如昔時光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處為嚴陵瀨云

垂釣不餌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剡席稷僑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躬爲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魏少游號其居爲元真坊以門隘買地大其門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少游爲構之號大夫橋

希夷入對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常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相丞相宋琪問曰先生得元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術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脩煉無出於此琪等



以其語奏帝益重之

聞見錄

### 召邵康節

康節與富文忠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君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乃因之詔天下舉遺逸公意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江南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詞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名試口後官之上不納下知

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狀康節與常秩皆不起後常秩賜對除諫官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聞見錄

### 處士擬贊

林逋處士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贊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逋兩失之該聞錄

### 排斥种放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羣拜謁放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内不平放召其諸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

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  
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巧盜  
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耳  
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  
放陰事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寔衰

涑水紀聞

### 終南捷徑

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  
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  
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  
慙

十...

...

...

...

...

...

...

...

...

...

...

...

...

羣書類編故事卷十九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宮室類

履癸瑤臺

履癸夏桀名得有施氏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爲傾宮瑤臺瑋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糟堤池可運船堤可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殷伐之遂亡其國

史記新序

韓王營第

趙韓王居涑水謀營第宅人阻之曰王居第足矣不必再營多費王不聽乃遣人於秦隴市良材及第成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至捐館不復再來矣此爲多營妄費者之深戒焉

涑水紀聞

秉燭一覽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爲之文梓爲梁花石  
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廐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十  
銖次年彼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星而出  
行至東都而卒家人不能居

升之過奢

宋陳升之爲相治第於潤州極爲闊壯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  
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費不得脩  
不得筆談

高大門閭

于公東海郟人爲縣獄吏門閭壞父老爲治其門曰少高大門  
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後子孫必有  
興者至子定國事漢宣帝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皆封侯傳

第宅廩陋

杜祁公行不事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廩陋居之裕如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綿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言行錄

僅容旋馬

李文靖公沉為宰相治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若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溫公訓儉

不肯治第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今吾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退艱不患退而無居口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

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夫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為慮逸事

### 空館女歌

竟陵掾劉諷夜投空館有三女郎至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尊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忽有黃衣人曰婆提王屈娘子速來女郎皆起明旦拾得翠釵數隻幽怪錄

### 買宅得金

魏郡張本富賣宅與程應應舉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文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赤衣冠是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云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抱甕灌園

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鑿隧而入并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黜然而慙曰始吾以夫子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斯人也且子獨不見大桔槔乎引之則俯捨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莊子

園主不禮

晉王獻之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不怠容止風流爲一時之冠嘗經吳郡聞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會賓友獻之游歷既畢停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入

莽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滄耳便驅出門  
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視井生男

婦人妊身三月未滿着塔衣冠平旦繞井三匝映水視影勿反  
顧必生男陳成者生十女其妻繞井三匝呪曰女為陰男為陽  
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不及及期果生一男

博物志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  
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價貴季雅曰一千  
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日季雅往賀函白錢一千闔人  
少之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  
於武帝拜衡州刺史

鄰居占地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  
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  
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 風吹竈凶

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冢術為卷縣民妻晨詣農室卒有暴風  
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傳術疾  
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女婦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  
其亡日 漢書

### 祀竈解

竈壞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典聞  
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  
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  
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謹告者又曰竈鬼以

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  
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  
而飽均喪有哀祭者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暗不  
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爲小人之道盡反君  
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糊口專利以飾詐崇奸  
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  
至幽反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  
上不明又可以爲天帝乎

戒廁上相尋

郭璞素與相彞友善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嘆曰卿來他  
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彞後因醉詣璞  
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醮璞見彞撫心大  
驚曰吾每囑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

王敦之禍彞亦死蘇峻之難

焚經投廁

後魏崔浩好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請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得罪被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人以為報應